

# 扳网

“四竹交横一竹连，幽雅出没动浮烟。轻沉日影待潮发，陡起波光惊鹭眠。

好梦轮空无数次，希望织就几千年。闲来我亦试身手，有笑提纲如执鞭。”

乡邑友人刘毅兄曾写旧体诗《扳罾》数首，此其一。此首诗写出了扳罾的形状、捕鱼的状态和心情。

扳罾即我小时候故乡的扳网。我小时候只知道扳网，从没听说过扳罾，甚至连罾字也是很晚才学会——上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有《史记·陈涉世家》故事，其中有“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才知道罾即是渔网。虽然故乡也有人说扳罾，但我家那片区域，只说扳网。

罾是扳网的古名、学名。“钓饵网罾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庄子·胠箧》里，记录了多种早期捕鱼工具，其中就有罾。《九歌·湘夫人》中也有“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句。《说文·网部》释“罾，鱼网也”，颜师古注“形如仰伞，盖四维而举之”。颜师古说罾形如伞朝天，四维举之，描述我曾经熟悉的扳网，极为精当。可见扳网这样一种捕鱼工具，历千余年未变。

扳网是传统的捕鱼工具，通常用竹竿和方形渔网做成，在故乡是一种中等大小的网，小于盘网牵网。四根韧性好、长短一样的竹竿（或者两根长度一样的长竹竿），用火烤过，一头支起方形渔网的四角，另一头则交叉汇聚一起（两根长竹竿则在十字交叉处），捆扎结实，然后系在一根支撑杆的一头上，这头上还得系上一个长麻绳，用来捕鱼时拉网用。这支撑杆通常选用毛竹（比一般竹竿粗长结实）。方形渔网，我小时候所见，都是用尼龙线编织的，网眼稍大，兜不住鳊鱼，渔网中心有铅坠子，靠其重量让渔网沉底。捕鱼时，张开渔网，如颜师古所说，此时的渔网，确如伞朝天，而靠四根（或两根）竹竿撑起四角（“四维举之”），沉入河底，而主支撑杆另一头则戳靠在岸边，捕鱼人站在河岸上，起网时用力拉麻绳，利用杠杆原理，把兜了一网水（也许有鱼）的扳网拉起来，省力许多。

扳网沉入河底，一般要静候一段时间，几分钟或是十来分钟，全看扳鱼人意愿，至于有没有鱼入网，全靠天意。毕竟，扳网捕鱼，就像守株待兔，是守网待鱼。所以，空网也正常。而捕到的鱼，则是真正的自投罗网。

扳网其实也挺沉的，过去我老家用扳网捕鱼的，都是壮劳力。当然过去因穷，年纪大了还有力气的老农，也会用扳网捕鱼。我没用过真正的扳网捕鱼，虽然扳网利用了杠杆原理，少年时代的我，要拉动一网水，其实也是无能为力，即便使出吃奶的劲，勉强将扳网扳起，此时，即使原本被网住的鱼，恐怕也早已逃光了。我小时候只玩过小板网，外形和原理与大扳网一样，不过是用小网或纱布做的，主要在河滩头上扳螃蟹、蟹、肉鼓浪泥鳅一类，是供小孩玩的。

扳网捕鱼，一般在春夏秋三季，加上初冬，天冷了就很少会用到扳网。当然，黄梅天是扳鱼的最佳季节，那也是鱼躁动的季节。但通常农历七月上半月和农历八月上半月，扳网用得最多，因为农历七月上半月得得七月半，过七月半过去都得请客，而请客的鱼，多是用扳网扳来的。

我小时候，我们村十来户人家，扳网大概有近十口。我父亲和两个堂叔就各有一口。

在故乡，扳网曾是公开的偷鱼工具。故乡虽然河道密布，但那个时候的河道，除了大河（永安河、永胜河），属于公河，且没有养鱼，全是天生天养，捕鱼捉虾任意，所以大河上有许多扳网，它们与盘网一起，形成了捕捞风景。但是，像我们离大河还有几百米距离的村庄，很少会有空去大河上架设扳网捕鱼，只是农闲时偶尔为之。我们拥有的内河，都归属于生产队，大部分都由生产队养鱼。生产队没养鱼的河叫野河，养鱼的河平常自然不会允许一般人去扳鱼，只有没有正式放养的野河才会允许扳鱼。不过，这样的河里，也是多野生鱼，野生鱼体型偏小，加上扳网公开的用武之地也就周边有限几条野河，以及永安河、永胜河，扳网比较集中，所以公河野河很难扳到鱼。但是，当时村里人创扳网的目的，并非在野河里凑热闹，而是要到养鱼的河里去扳，其实就是偷鱼。

我小时候，虽然故乡是鱼米之乡，农村物质极其匮乏，偷鱼偷瓜常见。扳网公开用武之地少，但用来偷鱼，却是最佳捕鱼工具。通常夜深人静的时候，村里的扳网悄悄出动了，一般不会在自己生产队的河里偷鱼，都是偷邻村的河。在河道开阔处，人在河岸边蹲下后路上看不到的地方，下网，等一会儿，起网，手拉麻绳，纲举目张，水从网眼中泻下，随着网眼中的水面逐渐收缩到网中央，若有鱼，则可以看到它们都跌落到网中央，无所谓乱挣扎，支堤大竹朝天起，触网银鳞跃水翔”，刘毅兄在《扳罾》之二中所写也是非常写实。拉近，把鱼收起来；若空网，则再下网。一般在一处，下网不会超过三次就要换地方。毕竟，下网起网都有动静，鱼一听有动静，就容易躲开。如果三网都落空，那就是触霉头了，晚上大概率要空手而归。扳网的一个优势，就是对于小孩而言有点沉，但对于壮劳力而言，随时可以收网成一捆，扛着就走。

扳网扳到最多的鱼是鳊鱼。这是过去生产队养得最多的家鱼，也是长得最快、最容易捉到的鱼，虽然不名贵，但却给我们补充了蛋白质。要是捕多了，还可以到本村人不常去的镇上悄悄卖了，换点油盐钱。

扳网用过后，第二天要晒网，晒干，网就不容易坏。通常一到村里有晒扳网的，就知道头晚肯定偷鱼去了，不过村里人都是心照不宣。

用扳网偷鱼，难免会被人发现。我们村好几位都被人追过，包括我父亲、叔叔。被人追赶时，有人为自保，会扔了网跑，这样容易逃脱惩罚。只要不是现场被抓，人赃俱获，哪怕被人认出了，也没关系。不过，一口网也不少血本，通常是舍不得的。偷鱼被抓到的人，不仅要没收扳网，过去的传统，还要罚放一场电影，就是请放映队到河道所在村放电影，由被抓的偷鱼贼负责买单。

分田到户后，河道也承包了，承包之后的河道主家，对偷鱼贼的严厉，可不像过去生产队了。而永安河和永胜河，因为乡镇企业的崛起，很快就被污染了。扳网的用处越来越小。在我们家里，扳网是早就被卷着捆起来的渔网，仅次于牵网，比父亲的丝网要早很多年。拆迁搬家的时候，我都没看到家里的那口扳网，父亲说早拆了。

如今我所看到的扳网，都是别人视频和图片里的。故乡虽然公共河道已经淤浅，水干净了许多，但是，十年禁捕也让扳网几无用武之地了。

## 地名闲话 王春南

在苏南星罗棋布的古镇中，奔牛镇不如周庄、木渎、同里、甪直等知名，但它在我的心目中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我外婆家离奔牛仅3华里，我家离奔牛也只有10多华里，奔牛可说是我的半个故乡。15岁以前，我到过的唯一城市是常州，到过的最大的镇是奔牛。

小学老师组织我们“远足”，到奔牛参观过一家颇具规模的面粉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工厂。奔牛每年阴历二月廿八庙会，我一般都要随母亲前往。我还常常跟大人一起，肩挑粮食到奔牛加工。从少年时代起，奔牛就深印在我的脑中。我就是经由奔牛走向大学、走向大城市的。

我在南京上大学，每次放假回家，都要在奔牛站下车；假期结束返校，要在奔牛站上车。有时会与同窗好友、曾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的石湾在奔牛站不期而遇，那惊喜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一见到石湾，就想起奔牛；一见到奔牛，就想起石湾。

“奔牛”这个名字与一则民间故事有关。据当地居民口耳相传，很久以前，奔牛镇就有了一座横跨大运河的大石桥，桥洞中有一头金牛。桥旁豆腐店的老板想得到金牛，便用门前长的一棵草——因天天用豆腐店泔水浇灌，长得特别高——来钓金牛。这老板贪心，金牛没钓到，跑了。奔牛镇便因此得名。

文人的说法与此大相径庭。据清初到过奔牛的历史学家谈迁在《北游录》一书中记载，相传南朝梁武帝时，有人在石城挖地，挖到一个闭目坐于土中的僧人。这一奇闻很快上奏梁武帝，梁武帝问志公和尚是怎么回事？志公和尚回答说：“这叫‘入定’。只要在僧人旁敲击磬，僧人就会睁开眼睛。”用这办法一试，僧人果真开眼。志公问话，僧人不予搭理，志公说起僧人以前的事，僧人看了志公一眼，便倏然向南奔跑，怎么追也追不上。僧人

# 奔牛的几个故事



2019年4月26日，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后任东南大学教授王淑良（左一）、凤凰出版社编审王春南（左二），专程从南京赶来常州安家舍拜访回乡探亲的石湾夫妇，不料不久石湾便在北京病逝。

一口气跑到奔牛，然后往地上一坐，化作了一头牛。这便是奔牛镇名字的来历。这是谈迁的说法。

大凡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后面有一则动人的民间故事，人们就更容易记住这个地方，何况与奔牛这个名字有关的故事不止一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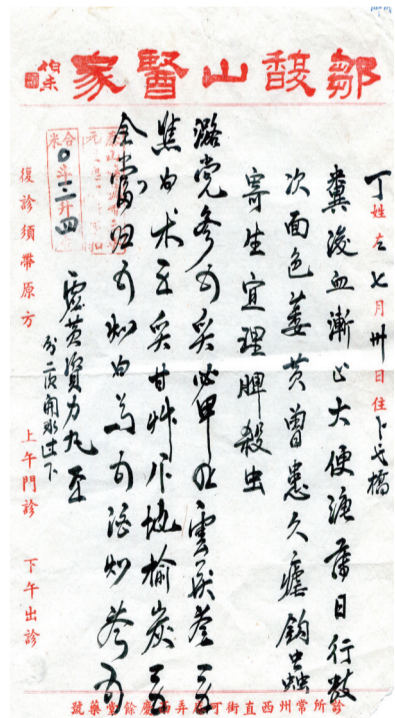
有一种说法，奔牛这个小地方与北宋大文豪苏轼有不解之缘。宋朝何莲《春渚纪闻》一书记载，公元1101年，苏轼从流放地回来，打算定居毗陵（今江苏常州）。阴历六月，他从仪真渡江，到了奔牛。这时他已病得很厉害。在奔牛，他与几位朋友相聚，回首往事，托付后事。农历七月

十二，自感精力稍好的他还为人写字。哪知隔了两天，他便溘然仙逝，享年66岁。照这本书的说法，奔牛是苏轼人生终点站，奔牛接待了这位命途多舛、即将离开世界的不可朽文人。不过，没见到别的书有这样的记载。后来石湾告诉我，《春渚纪闻》所说有误，他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内云：“奔牛镇确实是难忘的，这应该是你我走出故乡闯荡世界的起点站。我到苏州读高中，到南京读大学，以至到北京工作，都是从奔牛上的火车。常州离我家30多里，那时不通汽车，去苏州之前，我没有去过常州。奔牛镇的规模在江南是较大

的，因通火车和运河，开发比周庄等镇早，古镇风貌早就破坏了。你不妨再查阅一些历史资料，奔牛一定还有许多东西可写。我曾在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提到陈圆圆是奔牛人。我将此事与一位写陈圆圆小说的作家说过，他后来查了，他把陈圆圆当作苏州人，确实是写错了，陈圆圆是奔牛人……”

1988年夏，我到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邀请该馆清史研究专家、档案专家朱金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江苏在京作者座谈会。我听说他讲话带有奔牛口音，便问他老家在哪，他告诉我奔牛清水沟。我大喜，说：“我外婆娘家就在清水沟，太巧了！我们是真正的老乡！”

## 杏林纪事 单德成



# 一张以米代钱币的老方笺

前些日子，我以一张民国时期常州焦溪名医丁谏吾的方笺从藏友处换得邹馥山的处方。这张方笺长28.7厘米，宽18.2厘米，处方上端是名医秦伯未题写的“邹馥山医家”隶书大字，署名“伯未”，钤有“秦伯未”印章。被称为诗书风流的秦伯未（1901—1970），是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他所著的《内经知要浅解》见解独到，被医界尊称“秦内经”。秦伯未为邹馥山题写定制方笺，可见两人关系至密。

方笺左上方长方形红色印章，填写“合米〇斗三升四合”，是以米代钱币来结算的。并列于左侧的配药印章显示的是“泰山药号”，该药号地址在常州化龙巷，1931年由仇迪金开办。

邹馥山，生卒年不详。1948年出版的《武进指南》介绍，邹馥山为内儿科，地址在西直街可庵弄西庆余堂药号。本案用药以四君子汤为基础方，以党参易人参，加鳖甲、当

归、白芍滋阴养血柔肝，佐以地榆炭、炒枯苕止血巩固。妙在汤丸并用，配合虚黄资力丸，其中皂矾具有燥湿化痰、消积杀虫、止血补血之功。《现代实用中药》说：“用其小量，能补血，用于贫血及萎黄病。”《湖南农村常用中草药手册》治疗钩虫病方，以皂矾为主药，配米醋和黑豆粉制成。针砂具有补血除湿利水之功，诸药相合，功效益彰。此丸特别适合钩虫病患者驱虫后使用，正如清代名医徐灵胎所言，“用药者，勿以一煎方为了事也”“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医者预备，以待一时急用”。常州已故名老中医屠揆先和杨泽民都曾推荐使用虚黄资力丸治疗钩虫病，且有论文发表。

1989年出版的《常州市卫生志》记载：“自鸦片战争后，国势日蹙，对外奴颜婢膝，一任宰割；对内则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而豪绅巨贾，巧取豪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身无立锥。加以

连年战乱，瘟疫流行，老弱辗转沟壑，呼援无门。平日米珠薪桂，一般平民度日艰难。”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因军费过度支出，导致财政赤字直线飙升。国民政府不断增印法币，引起法币疯狂贬值，国统区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为挽救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危机，蒋介石决定废弃法币制度，改发金圆券，实乃饮鸩止渴之举。老百姓缺医少药，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为了应对物价飞涨，避免更大亏损，中药商家出于无奈，想出以粮食换药品，即以米代钱币的权宜之计。

根据史料推测，邹馥山开的以米代钱币方笺大约在20世纪四十年代。斗转星移，今非昔比。这张不起眼的老方笺，一是可以作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医药遭受摧残的见证；二是可以管窥中医人绝处逢生的智慧；三是作为中医药发展过程中的珍贵物证和史料，可以唤醒人们对振兴中医药事业的责任与担当。

## 常州译人 戎佩珏 戎林海

# 资深翻译家汤永宽

国文学，突破了当时文艺界的禁区，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为中国读者介绍大量西方现当代文学思潮和流派。一些知名的作家包括王蒙、梅绍武、任溶溶等都表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繁荣与这本杂志的前瞻性和开放意识分不开。

1998年，他参与翻译的《海明威短篇小说集》获全国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2001年，他参与翻译的《海明威文集》（多卷本，合译）获全国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2002年，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他“资深翻译家”称号。2007年7月1日，汤永宽因病去世，享年82岁。

汤永宽的翻译始于1956年。翻

译的主要作品有诗剧《钦契》（雪莱）；散文诗《游思集》、《采果集》（泰戈尔）；长诗集《情歌·荒原·四重奏》（T·S·艾略特）；长篇小说《城堡》（卡夫卡）；中篇小说《在蒂法尼进早餐》（卡波蒂）；《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合译）；《卡夫卡传》（布罗德）；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海明威）；《一个不固定的圣节》（海明威回忆录）等。

汤永宽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它绝不是以另一种语言文字对原作的语言文字作对应释义的一种简单劳动。首先，翻译是一种“再创造”（再现）；其次，翻译是动态的、灵活的，不是死板的、僵硬的文字对文字的“释义”；再次，文学翻译是

“艺术的”，译者必须“画虎如虎”，“画猫似猫”，决不能“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文学翻译必须艺术地再现原作，还绚烂以绚烂，还质朴以质朴，还诗歌以诗歌。

对于诗歌翻译，汤永宽认为，诗歌是可以翻译的，但同时又是非常困难的。他说：“译诗难。各民族的诗歌，从形式到内容，都因其民族的独特传统和语言结构而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译诗难，难在移植原诗的内容与形式的两全其美。译者往往顾此失彼，二者鲜能得兼。”因此，他主张在诗歌翻译中，译者必须致力于传神，追蹊原诗的内涵，以准确、生动的语言译出原诗的意象和意境。